



知情人眼中的叶帅

ZHI QING REN YAN ZHONG DE YE SHUAI

广东叶剑英研究会 ■ 编
陈弘君 ■ 主编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知情人眼中的叶帅

ZHI QING REN YAN ZHONG DE YE SHUAI



广东叶剑英研究会 ■ 编
陈弘君三主编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知情人眼中的叶帅 / 陈弘君主编 ; 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编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8
ISBN 978-7-5360-7499-6

I. ①知… II. ①陈… ②广… III. ①叶剑英 (1897~1986) — 生平事迹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1422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黄玉雯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张 波

书 名	知情人眼中的叶帅 ZHIQINGREN YANZHONG DE YESHU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州市银裕彩印有限公司 (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从七路28号之六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17.25 1插页
字 数	300,000字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本书编委会

主 任 陈弘君

副主任 杨卓兴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文益 卢 荻 洪 平 陈弘君 范穗康 施燕峰
杨卓兴 杨建成 袁小伦 郭 明 黄子云 曾伟文
钟永宁

主 编 陈弘君

副 主 编 叶文益 卢 荻 黄子云 钟永宁

采 访 曾伟文 张会举 张陆游 黄若青 仲 华 陈 可
袁小伦 麦维忠 谢 冰 梁 韵

文字整理 叶文益 卢 荻 黄子云

资料提供 曾旅湘

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_ 叶帅女儿叶向真的回忆
- 016 _ 叶帅侄子叶选基的回忆
- 026 _ 叶帅外甥严焕松的回忆
- 031 _ 叶办主任王守江的回忆
- 045 _ 叶帅秘书张廷栋的回忆
- 050 _ 马海德夫人苏菲的回忆
- 058 _ 翻译孙维韬的回忆
- 075 _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回忆
- 079 _ 张鼎丞之女张延忠的回忆
- 091 _ 左权之女左太北的回忆
- 096 _ 伍修权之女伍一曼的回忆
- 108 _ 徐海东之子徐文伯的回忆
- 117 _ 熊向晖之女熊蕾的回忆
- 122 _ 罗青长之子罗援的回忆
- 129 _ 叶办机要秘书李俊山的回忆
- 132 _ 叶帅生活管理员胡家虎的回忆
- 137 _ 中央警卫团区队长季成许的回忆
- 140 _ 叶帅警卫员张官保的回忆
- 142 _ 叶帅警卫员侯波的回忆

- 144 _ 叶帅司机赵绍贤的回忆
- 146 _ 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文物局文史研究者唐末之的回忆
- 149 _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立群的讲述
- 158 _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行梅的回忆
- 163 _ 《陕西日报》原主任记者邵崇武的回忆
- 165 _ 新会劳动大学原校长助理汤牧的回忆
- 167 _ 岳阳市南湖五七渔场原场长陈楚兰的回忆
- 171 _ 叶帅传记组主笔丁家琪谈叶帅
- 192 _ 梅县东山中学校长梁财生的讲述
- 194 _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的讲述
- 198 _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姬乃军的讲述
- 201 _ 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文物局副局长刘向阳的讲述
- 202 _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嘉义镇办公室谢可思的讲述
- 204 _ 珠海市武术协会咏春拳分会朱国现的讲述
- 206 _ 叶剑英纪念园管理局副局长李健贤的回忆
- 208 _ 附录：
- 元帅诗人叶剑英/陈弘君 杨建成 叶文益 郭明
卢荻 袁小伦 黄子云
- 271 _ 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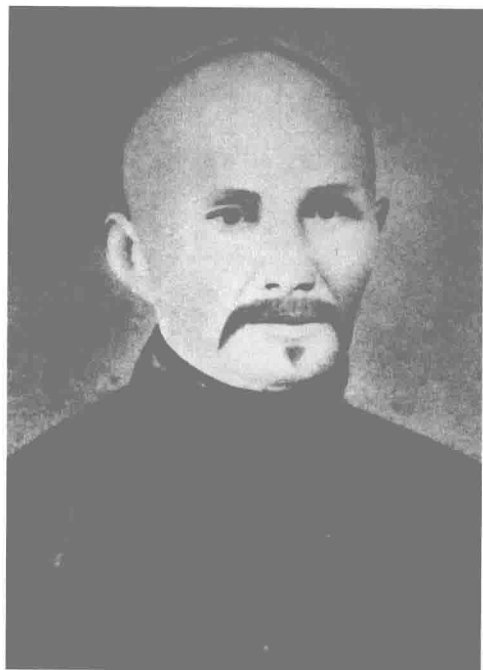
叶帅女儿
叶向真
的回忆



叶剑英故居。

采访者：您在家里有没有听父亲讲过老家的感想、趣闻？

叶向真：他对我讲过我祖母的故事，我觉得他是在对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。他最爱的就是他的母亲，因为他的父亲对他比较严厉，从小的时候就比较严，而他的母亲对他特别慈爱，而且我的祖母是信佛。父亲说祖母很善良，经常拿自己家里的东西去周济那些要饭的或者家里穷的人。那时候，父亲家里并不太富裕，开了一个小小的店，我祖父在村子里头替人家杀猪。祖父杀猪的时候，父亲帮着拉猪尾巴。他对他的父亲就不如对母亲，主要是因为他觉得母亲很有爱心。他说他记得有一些要饭的敲门乞讨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，我祖父，因为家里也不宽裕，就把人家赶走了；我祖母一定会把后门打开，把那个人叫过来，偷偷地背着我祖父把这些饭给



叶剑英父亲。



叶剑英母亲。



叶剑英少年求学之所三堡学堂。

了这个要饭的。她老是这个样子，这些都被我父亲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所以他觉得他母亲是非常慈祥的一位老人，这些对他的影响都很深。

他之所以跟我们讲这些故事，我觉得他是有用意的。意思就是，他这么尊敬自己的母亲，这么爱自己的母亲，孝敬自己的母亲，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祖母的品质。我觉得他一生做人方面，受了他母亲很大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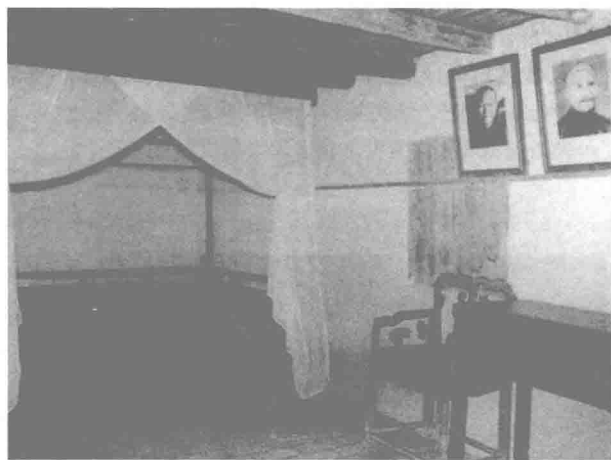
采访者：请讲一讲叶帅怎么下南洋？

叶向真：我的爷爷，他是五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。他的四个兄长都在马来亚，我父亲高中毕业之后，他的伯父们就觉得家

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比较有学问，让他去记记账，帮帮忙也好。这样，就要我阿公带我父亲一起到他们那边去。这时他正好毕业了，也想去那边找一份工作，但是没有钱买船票，怎么办呢？就用一点钱买通了船上的船员，因为他们没有钱坐客舱，于是那位被买通的船员就趁人不备的时候，把一个货舱打开，让他们走下去，然后就把这个货舱盖上了。那个舱里装的全都是咸菜这一类的食品，味道非常难闻。因为货舱里面根本没有透气的窗户。他们摸到了一个通气的口，也就是一点点大的通气口，他们两个人就在装咸菜的缸上，轮流对着这个孔呼吸，用这个方法才能够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。好多天的时间，他们不知



叶剑英少年时期的卧室。



叶剑英父母的卧室，也是叶剑英的诞生地。

道白天，也不知道黑夜，又不能出去，就靠着这个孔呼吸、透气，爷俩最后就这样到了马来亚。

采访者：后来又怎么回来的呢？

叶向真：回来的时候，是因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招生。那个时候他在南洋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做，就在中学里教教书，但他的报国之心，从小就有。他觉得男子汉一定要为国为民做点事情，所以说好男儿一定要有志向。云南陆军讲武堂招侨生，他就报名去了，希望自己学点东西，以后能够有本事，尽忠报国。他毅然放弃了南洋的工作，坐船到了越南，然后坐小火车到云南。在路上，火车停停走走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停下来，一停就停很长时间。在某个地方停车的时候，他下车去走走，就看见在荒郊有一具死尸，他从此人的装束看出来是一个中国人。看到自己的同胞陈尸在铁路边上，没有人收拾，心里非常非常难过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他想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！我们的同胞们在海外的境遇这样的凄惨，就因为国家没有地位，国家不够强盛，所以华侨在外面



1916年秋，叶剑英随父赴南洋谋生，到马来亚的怡保投靠早年出洋的伯父们。街道左边房屋是当年叶剑英与伯父们在怡保住过的地方。

才处于这样的一种境地。看到这样的景象以后，更激发了他的报国之心。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后，他的成绩非常优秀。在他毕业的时候，学校还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为学校服务，到海外去再招这样的一些侨生到这里来学习。但他毅然谢绝了学校对他的厚爱，一心想着回广东参加粤军，跟着孙中山干革命。他知道只有这样，才能够真正尽忠报国，所以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。

采访者：请谈谈您心目中的父亲叶帅。

叶向真：讲讲父亲在平常生活中对我们的影响。在20世纪60年末70年代初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新的勤务兵，是一个四川的小战士。我父亲很幽默，很喜欢给工作人员起外号，给他做饭的炊事员甘师傅，剃光头，所以他就叫他“老和尚”；小的勤务兵也是剃光头，所以他就叫他“小和尚”。他们就这么叫开了，平常也不叫正名了。这个“小和尚”，因为年纪很轻，不到二十岁，有时也贪玩。有一次，我父亲在家里洗澡，这个“小和尚”把他老人家反锁在洗澡间里头，自己就走开玩去了，不知道是爬山还是干什么去了。结果老人家一直关在里头，老人家洗完澡出不来。这个屋子里头很热，于是他就叫，但是周围没有人。因为他在最后一排



1917年夏，叶剑英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（之前即云南陆军讲武堂）学习。图为他入学前的留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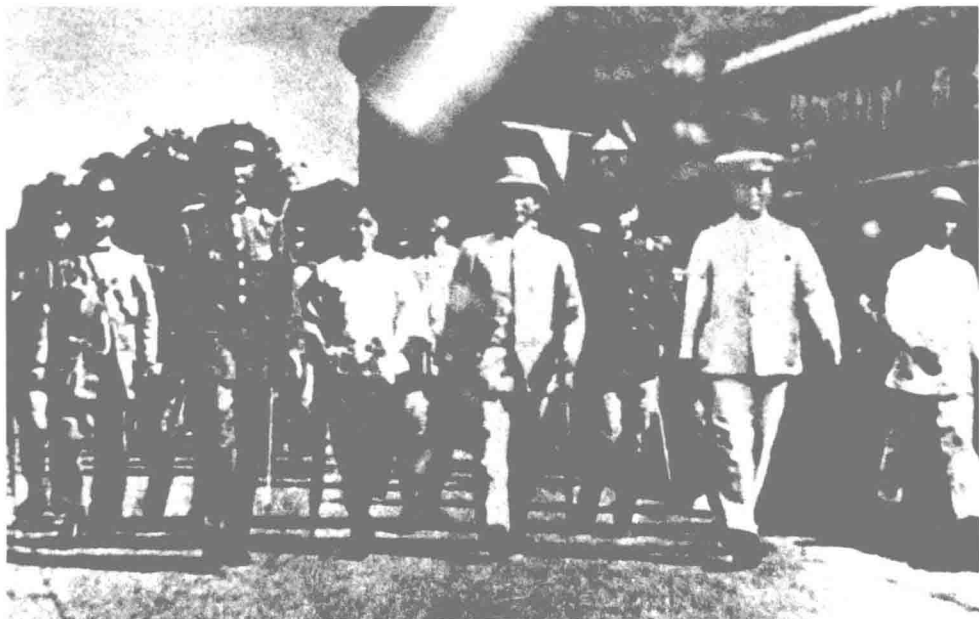
叶剑英佩剑照。

房子里头，人家都在前头，因此叫了也没有人听见，后来他就大声地叫。搞来搞去，搞了将近一个多小时。这时在房子后头很远的、外围的警卫们听见了一点声音，觉得不对：怎么首长在这喊人，没有人应，他就跑下来告诉其他的警卫员。这样，他们才发现叶帅被关在洗手间里头出不来，于是赶快开门让他出来。当时医生、护士都急坏了，因为洗手间温度很高，水蒸气在里头，他老人家几十岁了，血压也高。

大家非常气愤，说这小战士怎么这样不负责任，怎么可以把首长关在浴室里，自己就去玩了，让首长憋在里面一个多小时出不来。所以王守江主任和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，都觉得这样太不像话了，认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一定要处罚。后来他们就把大家的意见，报到了叶帅那儿。我父亲很温和地说，算了，他太年轻了，无心作恶恶不罚，他是无心的。他不是想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样，他无心作恶，所以不要给他处分。如果给他一个处分的话，那这个孩子以后的前途就不言而喻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战士，这么严重的处分，那他这个兵就没有办法好好当了，搞不好就会被开除，所以没给他处罚，让他以后注意这个事情就好了。

这件事情给所有工作人员的印象都非常深。他们没想到，叶帅不但没发脾气，还替这位小战士说情。这种事情无独有偶。在1949年到1950年的时候，叶帅一直在部队，一直打到广州，解放海南岛。这时候跟他一路南下的一个机要员，是发电报的，山东人，高大的个子，眼看没仗可打了，所以就松了一口气，请假回家。这个很正常，战争打完了以后，大家可以轮流回家看看。他就走了。他好像姓王，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，回家以后就没了音信，也不回来了，就是自动离队。对此，当时的秘书和一些警卫人员，包括其他的机要员、办公室的人都很愤怒：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？他不回来，就等于擅自离队。对于这种无组织纪律的脱离部队，大家都要求给他处分，要将他的组织关系扣下，让他成为逃兵。这样的话，他的家乡的党支部、村干部会怎么处理他呢？后果不堪设想。

后来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亲，征求他的意见。大家认为，这位姓王的机要员这样自动离队就等于是逃兵，所以他的组织关系不能转到其家乡的党支部去，他不来就拉倒，将来让他没有组织关系，这算是给他一个处分。但叶帅不同意，叶帅认为，虽然他这样走是不对的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参加革命这么



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斗争。图为1921年10月，叶剑英随同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巡视广西。

长时间，一直南征北战，最后打到全国解放的战士，也是对全国人民、对党有功劳的。就念他这一点，不能这样处理，要把他的组织关系，原封不动转到他的老家去，让他在老家能够正常地过组织生活。

我父亲对他的下属，对那些参加革命有过功劳的人，都会念念不忘他们的好处，他觉得对人要宽厚，所以在大家常常为一些事气得要命的时候，他不生气，反倒劝慰大家。在生活里头，有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别人觉得不能容忍的，包括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对他不好的，如写“揭发”他的大字报这样的行为，他都不记仇，没有因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就跟人家记仇，所以他让人感觉到他非常宽厚。在什么时候他会发脾气呢？他发脾气很难看到的，但是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。我记得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陈毅老总被发现癌症的晚期，在301医院被误诊。那个时候陈老总被“冷藏”在北戴河，北戴河那个时候，等于“冷藏”，因为肚子一直疼，就来到北京301医院治疗。但医生检查得非常不仔细，虽然是照了片，还是误诊了。在一个星期六动手术，当作阑尾炎处理，结果等到打开一小口看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，是癌症的晚期。在这种情况



1937年4月20日，在西安新城大楼举办杨虎城（前排左七）出国前宴会。图为叶剑英（二排左二）与周恩来（前排左九）等在出席宴会后合影。

下，没有办法再做这个手术，所以就缝上。因为癌症的大手术和阑尾炎的小手术的准备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包括血的准备，血库的准备，所有准备都不够，动不下去，所以就封口了。

那个时候还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在横行，301医院对老干部不是非常负责任。最后，陈老总不愿意在301医院，要求转到肿瘤医院。但是到肿瘤医院的时候，他的病已经是晚期了，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方法，手术不能做，化疗也赶不上肿瘤细胞的扩散。当时叶帅就经常去看他，还作诗鼓励他，他们经常拉着手进行谈话和交流。

有时候，我看叶帅都是附在陈老总的耳边说话，因为越到晚期的时候，他越衰弱。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，我们都非常感动。最后没有办法了，我父亲仍在安慰他。当他的病情稍微有一点变化时，我父亲就会赶到医院去看他。最后送走他。父亲为陈老总的病逝非常难过。陈老总是因为误诊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。陈老总逝世以后，我父亲没有把这件事情放下，他来到301医院，召集当时有关处理陈老总疾病的各科人员在一起开了一个会。他对陈老总的病历亲自查看，亲自过问，X光照出来的片子全部放在墙上，他参加这个讨论会，让医务人员重新来看看过去的诊断，是怎么出的问题。他非常严厉地问这些

医生，在片子上看不看得出有癌症，不要管大小？那些医生很紧张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，已经看出来了。父亲说，重新看这个片子就知道当时真的是误诊，是一种没有负到责任的诊断，而且进行了不适当的手术处理，使陈老总病情恶化。

当时，我父亲听到医生承认没有重视，非常生气。他就把桌子拍了，问：你们承不承认是你们的误诊、你们的失职，才造成了陈毅元帅这样的后果？他拍得桌子非常响。当时那些医生和主任都被吓得脸青了。他就要求他们要好好检查，要好好总结。

那些主任和医生，有的紧张得都打哆嗦了，我相信经过这件事情以后，这些医生和主任不敢再马虎地对待任何一个病人了。叶帅这种神态，他对他的战友们和老同志们的那种爱护和关怀，也是一些人没有想到的。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的时候，已经是膀胱癌晚期了，而且已经动了两次手术，叶帅也是非常着急，但是又无可奈何。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一些中医用他们的药治好了一些癌症，于是他就采取了一项措施，让301医院泌尿科在病房里头，腾出一半床位来，收治膀胱癌的病人，尤其要注意收治70来岁，像总理那么大的年龄的人。然后将报纸上刊登过的北京、西安还有南通的三个地方的中医都找来，让他们每一个医生，用他们的方法来治疗膀胱癌的病人，并用西医来检测配合。所以说，这段时间301医院泌尿科对膀胱癌的研究和治疗做得非常好，一直到后来，在全军来说，治疗膀胱癌，都是301医院的泌尿科最著名。



1937年3月8日，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形成。叶剑英仍留西安主持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。图为1937年叶剑英在西安红军联络处。

当时，我就陪着三个地方来的这些医生，白天送他们去，晚上接他们回到招待所。他们要什么药，叶帅就尽量给他们找，甚至有些是从广东那边找来的，如有一种药叫霹雳果，实际就是长得圆圆的一种绿色果子，可以磨成浆粉，做凉粉的一种植物，都通过非常渠道运来，然后给这些病人治疗，有一些疗效。叶帅一直在关注中医的治疗，希望能够有些成果给总理用上。

那个时候301医院泌尿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，给病人拍照，然后做病理，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，如用中药去灌注，即将药灌进膀胱里头去泡，而且专门给这个病人拍出片子，请中医的医疗组来看。但是中西医的隔阂毕竟还是很大的，而且即使是看到了一些效果，肿瘤有些缩小，作为他们医疗组来说，也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，不敢将新疗法随便应用在总理身上。在动了第三次手术后，总理就不行了。所以最后没有来得及接受中医的治疗，总理就逝世了。周总理逝世之后，我也看了他的病历报告，检查的最后结果，我都知道。

采访者：为什么那些医生要您去陪他们？

叶向真：因为301医院没有这个任务，没有这个编制。这些外地请来的医生住的地方被安排在总参的招待所里头，因为他们是中医，要配一个车，每天接他们到医院去。

采访者：所以就派您去？

叶向真：对，那时候就派我去，跟他们一起协调好中西医的关系，协调好这种治疗和实验，然后总结情况。那时候我们都上他们的药，连他们做的麻药，我们都试了，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毒性的反应，给总理带来了治疗上的事故的话，不得了。所以我们都先吃，吃到将近中毒量为止，就停下来，来观察记录。因为当时没有办法，其他的方法也来不及检验，就是自己吃，吃到发麻，我就知道到了中毒量了，那我就记录下来。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做动物实验了，没有这个时间了。叶帅是一直关心着中医治疗的。那时候，我是几天或一个礼拜就得回去跟他汇报进展情况。他会问我们这个药的疗效如何，病人反应怎么样，有没有好转？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用了半年的时间，来做这样的一些实验工作，都是他亲自抓，要是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用这种措施来做的。

当时父亲能够想到的方法，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来做实验，来治疗总理患的膀胱癌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太晚了，所以总理就这样去世了，大家都非常伤心。1979年4月，父亲重访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时候，写了那首诗——《访西

安办事处志感》：

西安捉蒋翻危局，
内战吟成抗日诗。
楼屋依然人半逝，
小窗风雪立多时。

他在窗前凝视对面，对门那个房间就是当年周恩来居住的房间。事隔这么多年，他对老战友这种感情，那个时候确实是一种战斗的友谊。他看到总理住的那个房子的时候，非常不舒服，多少年来，他一直铭记着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！父亲确实是周总理的好搭档，在外交方面的工作，他一直跟总理配合得非常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总理是第一任外交部长，周总理在要卸任这职务时，就跟我父亲谈，希望他做外交部长，接周总理的班。但我父亲认为自己一直学的



叶剑英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住所。